

一碗挂面里的光阴

张璐瑶

幼时，每逢挂面端上桌，我总要皱起眉头。比起母亲现擀面条那柔韧滚烫的鲜活劲儿，碗里这些细瘦苍白的挂面，总显得有些潦草。母亲却从不恼，眼里有我不懂的深意。她常说：“别小看这一碗挂面，里头的酸菜是跟你外婆学着做的，挂面是手工晒的，这是我半辈子的念想。”

挂面曾是父辈物资匮乏时代家家户户珍贵的储备物，既能快速食用，慰藉辘辘饥肠，又是年节走亲访友体面的礼品。那时，新年清晨能吃到一碗热气腾腾、点缀着酸菜和蒜苗的挂面，便是贫瘠岁月里的一碗温热。我长大后，母亲常带着一丝怀念与怅惘喃喃自语：“真正的手工挂面，那繁复讲究的工序，我也多年未见到了。”这话悄然落在我心上，像一粒种子，萌生出探寻的渴望。于是，我约上好友，驱车前往乡村，寻访一处仍坚守古法的夫妻挂面作坊。

凌晨四点，寒风凛冽，鸡犬未鸣。作坊里昏黄的灯光摇曳，雪白的墙壁上映出王叔夫妇俩忙碌的身影。

我们到时王叔正将面粉、清水与适量的盐倾入轰鸣的搅拌机。不多时，一个粗糙而巨大的面团便在机器中诞生。王叔随即将其捞置于盆中，挽起袖子，双手沉稳有力地按压、揉捏、捶打。那团混沌初开的“毛坯”，在他布满老茧的掌心下，奇迹般地褪去毛躁与颗粒感，逐渐变得温润、光滑、筋道。揉好的面团被轻轻拢起，静卧一旁，等待一场蜕变。

“破大条”的工序开始了。王姨将醒好的面团擀出，在案板上均匀发力，反复按压，将其压成厚薄一致的长方形面块。王叔则手持特制小刀，沿着面块的边缘，稳定而精准地横向划开。这道工序既要避免面坯断裂，又要保证划出的长条宽窄均匀如一。这看似简单的动作，实则是数十载岁月沉淀下的真功夫。划好的长条面坯，需由两人配合，逐根用手掌心均匀地搓揉，将其搓成粗细一致的圆棒状。这些圆润的“大条”被有序地盘入大缸中，层层叠叠，摆放整齐后，进行第二次醒面。

第二次醒面结束，便进入更为精细的“盘二条”工序。从缸中取出醒好的“大条”，逐根放回案板。王叔以更细腻的指法和力道，将“大条”进一步揉搓、拉伸、滚圆，使其变得比之前更纤细、更均匀。王姨则在一旁，将丈夫揉搓成型后的“二条”面坯，再次有序地盘回大缸中，继续静置醒面。随后，“搓二条”接踵而至。操作虽与“盘二条”一脉相承，却对手感的细腻度要求更高。从缸中取出醒好的面条，反复揉搓、捻动，一点点细化再细化，直至达到符合要求的纤细条状，再将其整齐盘入缸中，让每一根面条都充分舒展筋性。手工挂面的制作，工序繁杂且环环相扣，每一步都急不得，躁不得。

之后便迎来了“上面”工序。手法娴熟，指尖翻飞，面条已逐段均匀地被缠绕上洁净的竹竿。力道把控精准，既要防止面条脱落，也要为后续拉伸预留足够空间。夫妻俩将这些缠绕着面条的竹竿，逐一放入提前准备好的醒面槽内，让面条在阴凉湿润的环境中，进行又一次的静置，让面的筋性得以进一步舒展、沉淀。几个小时，最关键的“开面”工序如期而至。王叔从醒面槽中取出缠绕着面条的竹竿，将其两端稳稳地挂在提前固定好的结实木架上。随后双手握住面条两端，缓缓向下拉扯。拉扯时力道把控得恰到好处，轻而不松、劲而不猛，让每一根面条都被拉得均匀纤细，唯有这样，成品挂面才能口感筋道、粗细匀称。

待到日上三竿，便到了整个流程中最具烟火气息的“出面”环节。在高达三米多的铁架上，王叔主要负责将竹竿稳妥地架设在高处，王姨则手持一根细长的撑面竿，轻柔而耐心地将缠绕粘在一起的面条一缕缕拨开、理顺。同时，她也会配合面条自身重力与风力的作用，将面条一点点向下拉伸，直至其末端几乎触及地面。纤细如发、洁白如银的面条，在和煦的微风与温暖的阳光下轻轻晃动，闪烁着晶莹的光泽。那无数银丝自高空垂落，是连接天与地的弦。立于其间，你分明能感到一种古老的宁静笼罩下来：飞奔的时间在此刻被筛成了细细的面丝，可以被目光一缕一缕地丈量。天地不响，唯有光尘在丝弦上缓缓游走，教人恍惚觉得，岁月本身，也正是用这般的手艺一丝一丝地纺成。经过几小时后的自然晾晒，面条褪去水分，变得干燥而柔韧。这时，便可以进行最后的工序。将面条小心取下，按长度切段，再根据品相分级捆扎。至此，饱含时间、汗水与匠心的挂面，才算真正完工。

这辛劳的意义，朴素如脚下的土地，也厚重如一生的承诺。一双巧手，一门祖传的老手艺，换来的是灶台前的温暖，是儿女身上的新衣，是平凡日子里稳稳的指望。而那自高处垂落的千丝万缕，吸足了阳光与和风，最终去往更远的地方。它们会成为游子行李箱中的乡愁，成为异乡餐桌上的一声惊叹，会以最筋道、最纯粹的麦香，告诉每一个品尝的人：有一种味道，来自一双不肯怠慢的手，来自一片不忘本心的土地。这作坊里的光阴，从来不止是生计，它是血脉里无声的叮咛，是乡亲们目光中沉甸甸的托付，更藏着他们的承诺，他们对此生价值的全部理解——那是在无尽的重复中，亲手编织出的、不会断裂的传承。

黄昏的光斜斜地探进厨房时，母亲的身影已在灶台前忙开了。白净的瓷碗里盛着酸菜，蒜苗与韭菜的香气，正被热油逼出，丝丝缕缕钻进我的肺腑。锅里的水在喧嚣，母亲接过我从作坊带回的那把挂面，指尖捻开，像撒下一把银线，轻轻落入漩涡之中。水汽蓦地升腾，模糊了她眼角的细纹。只片刻工夫，一碗热腾腾的酸菜面便端到了眼前。我挑起几根，面条吸饱了汤汁，在筷间微微颤动。送入口中的那一刻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滋味，在舌尖上缓缓苏醒——那不止是麦粉的香，更是匠人掌心反复摩挲留下的、带着体温的韧劲；是无数个晨昏在面团里静静沉睡、又被阳光唤醒的光阴之味；是这片土地透过麦穗传递的、最质朴而慷慨的滋养。

生命内部的冥想与声音

——李越诗集《良夜晚归》简评

丁庆康

以想象揣测诗意，“良夜晚归”似乎透露着恬静、寂寥，几分期待，甚至狡黠的诱惑。可当诗集中无数的词语蜂拥而至，裹挟着大量信息与灵感扑面而来，真令人猝不及防。此刻，“喧嚣”与“碎片”平庸乏味，“凝视”和“褶皱”落荒而逃，唯以深雪精神，才看见诗人对生命的投射与赋形。

古典传统中，先秦诗人屈原的《离骚》《九章》中对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的哀叹奠定了千百年来“感遇”的基调。李越的“感遇”却别出心裁，以古化今。奇妙的“六点钟”将诗人拖入时间的漩涡，“时间的蠹虫缓缓钻至内心”。时间蚕食生命，生活千疮百孔，脚步声切，“但门在哪里”的发问显得无力、不安，主体开始游移，他期待时候，至少来自一封信的安慰。于是，他将目光转向“雪中盆景园”，眼神里满是迷离的慈悲，“雪落。巨型碎纸机纷纷扬扬的信笺的颗粒，语词的破裂沉淀”，诗意油然而生。这两首写于2017年的诗在精神与生命的唱诵中，充满静与动的张力，敏感而细腻，修辞有一种哲思意味，这是他的美学。接下来选录的诗歌，创作时间一下子跳到2023年，与上述两首诗歌的创作时间相隔六年之久，第四卷的长诗《藏经》创作时间为2017年，看起来是形成了时间闭环，细读之下，并非诗人有意为之，诗作篇幅长短不一，要考虑排版因素。不过，这样的结构摆布，值得玩味，至少带来了一份意外之喜。

“感遇”生活的诗作聚焦于“小”。三首为女儿所作的诗，可窥一端。可爱的生命来到人间，生活的诗意渐次丰盈。年轻的父亲深情地凝视着女儿，“她熟睡着，柔和的鼻息好像使/窗外的阴天拨云见日，豁然开朗”，“稚嫩的小手像白皙的蜗牛”，有意强调微观与细节，聚焦生命的体验。《捡海螺——给女儿》一诗中，蹲下身在海边捡拾海螺的女儿，在父亲眼中，“小小的贝壳散落在你脚下……大团大团的云朵膨胀，在天空/堆积着雪白而厚重的峰峦”。小小的贝壳、大团的云朵、厚重的峰峦构成多层次意象空间，节奏精准，契合诗人内心平静的状态。《送别——给女儿》写诗人送女儿去少年宫的情景，温情软糯，“灰色的棉绒帽上面/奔拉的兔耳朵一晃一晃”“像学步时，小小的身影/在空旷的操场如此孤单”。《卖橘》里

的细节“五岁的女儿发来/‘爸爸回家吃饭’”的语音/瞬间化开他心里的甜”，诗人似乎有意将生活的日常性处理为诗歌，用冷静、克制的笔致，轻盈地击中我们柔软的内核。

“感遇”自然的诗作境界开阔，尽力捕捉物我合一空间里的时间片段。《临观现壑口瀑布》“大河：巨龙向黄昏滑行/金鳞上闪烁着耀眼的光斑”，自由挥洒，出离了日常生活的琐碎。“严阵以待，拱卫生命的银河/它挥洒：细雨轻吻着我的脸庞”，空间扩张，飞升，然后急速下坠。《西陵古渡》“有人踏入深港，失落在人间”，混沌，逼仄，令人无可逃避；“春风吹皱时天空”，“清风徐来，树冠一阵颤动”，“在冷水江观雨”（多么奇特的想象啊），这是李越诗歌的高明之处，自然意象中负载着哲思，负载着生命以外的力量。“大河：巨龙向黄昏滑行”“桥塔：混凝土的巨型镊子”类似的表达形式在诗作中多次出现，这是喻性意象。作为现代诗歌的主要表现手法之一，喻性意象通过将不同事物进行类比，使诗歌形象化、生动化，并承载诗人的情感与思想。细腻的手法展现现代诗的魅力，“象征性往往是不确定的”。

卷二的诗作，从外部“感遇”转向内部“捕风”，具有哲学色彩和内在深度。《回形楼梯》“回环往复，困住孤独，在那里‘忍受无人可遇的寂寥’”；“阴沉的天空无声地啜泣/它的哀恸无人可解”，这是一首《挽歌》，凄凉哀婉，在《暮色的村庄》“唯有枯树陪伴着村庄/饱受风霜，以萧疏的姿态/枯守着最后的一抹暮色”，意象的隐喻性转化，处理得相当巧妙。在《梦与物》的真实与虚幻、现实与隐喻的交织、纠缠中，“我缓缓闭上眼睛，眼睑内/一对小小的感光鼓/翻印着浓淡不均的梦境”，构图如琉璃瓦上残雪，色彩相映间的萧疏，牵引情思。那匹马呢，“是否有再次启程的念头”？“天空写给大地的信正在投递”，这匹马应该是白色的，驮载着无数问候，千里驰骋。哲学带来的生命感动如此厚重！《被操弄的词》，血肉俱在。“书写无法一路向前。来时的路像散发着恒久吸力的地狱，引诱那注定无法逃脱的回眸一瞥。随即跌入失败与悔恨的深渊。”李越诗歌语言的裹挟

力和哲思，使诗歌超越了抒情表达的层面，这是令人震撼、细想而感动的地方。

卷三“晚唱”回应了诗集名“良夜晚归”，书写了“夜之诗学”的多重变奏。《年夜》诗意涌动，“我们一再举杯，醉意在赶来的路上”，男人从前的快乐，如此简单，又如此感伤，令人想起“杯子碰到一起，都是梦破碎的声音”，跌跌撞撞的身影，恍恍惚惚的旧梦，在酒精的引诱下，扯下面具，泪眼朦胧。个中滋味，可谓“言难尽其意，穷词而未谄”。好在李越有诗，时光如酒。《入夜》时分，“我被灯光簇拥着一步踏进黑夜/陌生的时空”，看向人间，“灯火亮起，窗户里售卖着星辰”，写得舒卷自如，醉意在一丝丝寂寥。星辰隐去的夜晚，“细雨中披光值守的绿树”，借了路灯的光亮，“替群星闪耀”，光影斑驳，诗人似漫步群星之间，时间滴答。是时，《良夜晚归》，“妻儿熟睡，但留下的灯/仍然红着眼睛整宿等待着我”，是啊，“绵长而幽深的梦——灵魂的游历并未对应着睡眠”。语言如此纯净、简练，节奏感分明，令人钦慕。这里并非刻意用散文化的手法解读诗的意境，而是关于“美的判断”。“诗歌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，而是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”，李越之诗诚如斯言，恰如其分。

《藏经》是一首长诗，金戈铁马，风霜扑面。题记交代了背景，“维时景祐二年十二月十三日，北宋国潭州举人赵行德流历河西，适寓沙洲。今缘外赋慨衷……于是发心，敬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，安置洞内”，是李越之于历史、西北的悸动，延续了长诗《远游》的结构野心，却更加凝重、开阔，有别于西部诗歌惯常的写法，这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情绪状态和不同的写作状态。其实，从“感遇”生活的点滴、自然的万象，到对梦境、生命、时间的“捕风”，再到“晚唱”的感怀、寂寥、思索、欲言又止，诗人似乎在逐渐出离个人的情绪，置身于历史的时空，用生命之思体察历史的温度。历史何尝不是鲜活的个人生命史构成的呢？诗人书写生活的庸常琐碎，直面历史的风云激荡，内敛沉稳，放怀寥廓，这是非常可贵的地方。因此，展开讨论长诗，确有“好为人师”之嫌，期待读者美文共赏，回到生活，触摸历史，拥抱诗情。



竹实 梅 [国画] 作者 赵虎

第2036期

陇南明前茶

庞波

清明，风和日丽，繁花似锦。受陇南好友的邀请，我们几个老朋友开车从兰州出发，一路踏青赏景，直奔康县阳坝梅园沟体验明前茶的采摘加工，以此来陶冶一下情操，体验一下茶农的生活。

甘肃陇南属长江流域，古为“秦陇锁钥，巴蜀咽喉”，素有“陇上江南”的雅称，大熊猫，金丝猴在这里繁衍生长，令全国人民刮目相看，还是甘肃省唯一一个产茶区。

说到陇南的茶，可谓品种多，品质好，主要产茶的三个县，都有自己的特色茗品，如文县碧口的“43号龙井”，武都区裕河的“裕河毛尖”和康县阳坝的“阳坝银毫”“阳坝毛尖”，都是茶中优品，各有所长。

陇南三县的茶同属高原绿茶，茶的生长环境都在青山绿水，薄雾笼罩的生态环境中，茶形各异，独具特色。龙井外形扁平挺直光滑，像一片小竹叶，色泽黄绿，豆香栗韵。毛尖外形细圆紧实，像细叶全身密布白毫，栗香浓郁，味浓耐泡。银毫芽头肥壮挺直，银白隐翠，清幽如兰。它们共同的特征是：色绿，香郁，味甘，形美。清明时节的康县阳坝梅园沟春意盎然，柳影垂湖，墨竹葱密，花开如海，伴有海棠瀑布映衬，黑色的天鹅在宁静的湖水中扑朔迷离。导游小张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梅子姑娘化身白天鹅的故事。远望群山环抱，云雾缭绕，苍松翠竹，郁郁葱葱。周围的茶园，一派油绿，泛出鹅黄的嫩叶，古人曾赞叹此景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，并非空穴来风。

俗话说：“明前茶，贵如金”，我们在茶农的指导下，细心地用手指采摘一芽一叶，最多不超过一芽两叶的春茶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每人采摘的春茶不足一两，累得腰酸背痛，而陪我们采茶的茶农则轻轻松松地摘了很多。大家感慨地说：“明前茶好喝，但付出的劳作代价太大了，我们要珍惜啊！”

明前茶的加工也很讲究，要经过摊青、杀青、揉捻、做形、烘干等工序，讲究“快、准、稳”，才能加工出优品茶叶。唐代诗人灵一“对春茶是有研究的，他品茶要看环境，吟诗也多在茶山茶园，“野泉烟火白云间，坐饮香茶爱此山”的名句，便充分体现了茶与自然，与心境的融合。

在梅园沟，我们详细了解了茶树的种植、管护，茶叶的采摘、加工程序，收获满满。喝着天鹅湖水冲泡的明前茶，看着眼前山花烂漫波光粼粼的景色，使人不由想起苏东坡春日试茶的那首诗：“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将新火试新茶”。

回味短短四天的行程，武都万象洞的“别有洞天”，康县花桥的“陇上江南”，朱家沟的“五福临门”，阳坝梅园沟的“天然氧吧”，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特别是陇南的明前茶，一芽一叶展露明前春潮，显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。“茶树不语，却以芬芳回报阳光雨露；茶人不语，却以匠心传承千年茶道”。陇南真美，不虚此行，相约明年，我们再来！

写在大地上的诗行

——张文军诗集《长歌短调》乡土叙述初探

王新华

近读两当诗人张文军诗集《长歌短调》，颇为欣慰。字里行间，我被他别样的独特视角和深刻的艺术表达深深地感染。他的诗，如同扎根于大地的绿植，向着阳光和雨露茁壮生长，并散发出一缕质朴、清新的芳馨。

张文军诗集《长歌短调》共收录一百六十二首诗作，以其视野的宏阔、笔触的自然和深邃的哲思，在陇南诗歌方阵中，脱颖而出，独开一枝。我以为，他在两当工作、生活多年，对那里的一切再熟悉不过。他的可贵之处，在于用乡土叙写的方式切入，并融入自己的思考。因此，他的诗，便有了一股充满浓浓泥土味的生活气息。譬如《酸杏》《山野菜》《麦垛》《放驴》《骂仗》《在杨店古村遇见熟人》《首席坪》《老母崖》《旅程》《登凤凰山》《偃二爷的胡子》等诗作，各具特色，读后令人耳目一新。

在张文军笔下，人与自然相融共处的画面，就应当像纯粹素净的《西姑峡》：“山到这里调头，天空，似乎也走到了终点。我对这里更多更深的理解，来自西姑庵，来自一个削发为尼的女人。她把一生的心事，缓缓摊开，又慢慢晾干。整个峡谷，仿佛被她油漆了一遍。”两当是当年播撒革命火种的地方，而今又变成了《红色福地》：“春天给我下达的第一个命令——先去两当。那里装配着奇峰峻岭和淳朴的民风。那里被核桃和花椒围得水泄不通。那里的山歌号子，曾在人民大会堂激起朵朵涟漪。那里，革命者的DNA被酿成了琥珀状的狼牙蜜。替祖国保管的红色DNA的狼牙蜜呀，是新时代的知名产品之一。”半路上能遇到什么？我们可以有许多联想，但是不会想到《半路遇到几株彼岸花》：“花朵和叶子永不相见，它们积攒了多少恩怨啊。彼岸花，看不见的彼岸，在云朵后面。远方不远，绕过几株彼岸花，推门，回家。”乡野里，走街串巷的声响，总

能变成一隅《戏场》：“披浪鼓一摇，针头线脑，也能唱戏。一双沾满垢痂的小手，趁人不注意，偷偷捣了一块油饼。戏场里，产生了另外一场戏。”

张文军的诗，之所以充满独具的穿透力，盖因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觉的艺术求索和叙述技巧。他善于从常人忽略之处，发现诗意诗思和诗境。读他的诗能感悟到，他的语言的淬炼和把控是很到位的，体现了一种明快且回味无穷的结构美、语言美和节奏美。其诗精短简洁，而余味绵长。

张文军坚守内心初衷，遵从内心约定，从观察感知和心灵体悟入手，忠实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真情实感。他用属于自己的“长歌”和“短调”，尽情抒发一个诗人对自然、对人生的咏叹。

《长歌短调》，是献给故乡两当的一份厚礼。它让我们看到，一个诗人是如何像农人般在诗歌的田畴里深耕播种，收获归仓。在这部诗集里，我读到的不只是两当的青山绿水、人生百态，更是一种在喧嚣尘世中沉静下来，向一草一木俯身致敬的生活态度和诗歌精神。

最后，我想借用我省著名诗人牛庆国对他的一段评价来结尾：“文军的诗是亲切的，温馨的，是带着生命的体温的。在他的笔下，什么都可写诗。他有发现的能力，也有表达的能力。从诗歌的体裁上，我们就可以看出他诗歌的向度。他的诗歌是两当大地上的一棵树，向着泥土的深处汲取营养，向着广阔的天空寻找思想，奉献给读者一棵树的春夏秋冬。”